



# 乡村医生

斯米尔诺娃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 鄉 村 醫 生

(苏联) M·斯米尔諾娃著

尹 广 文 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6·北 京

# 乡 村 医 生

斯米尔諾娃著

尹 广 文 譯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前門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frac{15}{16}$  • 插頁 5 • 字數 52,000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6,500 冊 定價 (7) 0.36 元

統一書號: 10061•28

М. СМЕРНОВА  
СЕЛЬСКИЙ ВРАЧ

---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1.

內 容 說 明

这是“乡村女教师”的作者斯米尔諾娃的另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剛从学校畢業的年輕女医生柯沙闊娃，怀着滿腔热情和理想来到了被人称为穷乡僻壤的农村。农村医院的设备当然不能和莫斯科相比，但在农村里，人們对于一个医生的要求却并不比莫斯科低。年輕的女医生在業務上还没有經驗，同时，她也不能一下子就了解自己周圍的人。她在这里遭遇了困难，被病人輕視，感到委屈，受到了各种考驗。但是，在党的关怀之下，在老一輩的同志的教导之下，在她自己忘我劳动中，她終於成長起来了。她懂得，作为一个苏維埃的医务工作者，無論是在什么地方，她都是在和自己的人民一起建設着共产主义。柯沙闊娃的形象是生动而且真实的。这一形象将会鼓舞千千万万正要走向农村的我国青年，使他們信心百倍地投身到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偉大事業中去。

清晨，一列客車飛快地在草原上奔馳着。它好像要衝破這十二月裏的草原上的寂靜。它馳過一座座被遺忘在遼闊大地上的、全是些矮小泥房的村莊。它雄偉、有節奏、充滿着力量、好像象徵着人的意志一般，發着隆隆的响声，有力地朝雪地上噴射着活潑的火花，大股的白煙被拋在車輪下面，衝進了草原。它馳過一座座橋梁，掠過一排排電綫杆，一堆堆乾草垛，馳過雪地，雪地，無邊無際的雪地。

汽笛勝利地鳴叫。

整潔的車廂有節奏地微微搖晃着，其中的一節車廂上掛着牌子，上面寫着：“莫斯科—契卡洛夫”。

客車走道的窗前站着兩位旅客：一位是坦克兵少校，頭剃得光光的；另一位是中年人，穿着氈靴，戴着一頂高高的海狗皮帽子。這兩個人都若有所思地望着閃現在窗前的、一堆堆耀眼的白茫茫的雪堆。

“過了契卡洛夫站啦，”少校說，“據說，當年普希金為了寫‘普加喬夫叛亂史’，到這一帶來搜集過材料。”

“是啊，我告訴您吧：這地方又偏僻又荒涼，連棵

小樹都看不見，簡直能叫人寂寞死，”戴皮帽子的中年人回答說。

“幹嗎要死呢？”站在隣近車窗前的一位拿着小皮包的旅客，背着臉問。“就說我們吧，住在這裏一點也沒叫苦。”

“借光，”一个姑娘提着东西从車廂房間裏走出來說。那幾個男客急忙轉過身來。

“讓我幫您拿吧……您就要下車了嗎？您到哪個車站下呀？”

“到草原站。”

“請原諒，這一條綫上沒有這樣一個車站。這一帶我常走，我知道，”中年的男子說。

拿小皮包的旅客轉過頭來瞅着談話的人們。

“草原站，女公民，再有整整十二分鐘就到，”他帶着驕傲的口氣說。“過去是個錯車站。現在可變成車站了。所以，請您不要懷疑。”

“我根本也沒懷疑，”姑娘面帶笑容，並且滑稽地噘着嘴，聚精會神地忙着向車門口搬東西。

男旅客們想來幫忙。

“不，不，謝謝吧。我自己來，”她說。

列車接近車站，減低了速度。

車站新建築物上的站名閃現在眼前。人們從車廂裏走到被雪蓋得一片白的月台上；其中有那個攜帶着包袱

和提包的姑娘，跟一个拿着小皮包、穿着翻毛短大衣的男子。

他帮她从車蹬上取下了最後一个包袱。

“啊呀，可真不輕呀！”

“那是我的書！請您不必为我担心。”

“我根本也沒担心，”他說着話，一面向四下裏張望着，好像在尋找誰。

姑娘歸攏了一下自己的东西，稍停了一会兒，對他說：

“請問，您知道不知道，行李寄存处在哪兒？”

“那不是，正在蓋哪！啊，費加！”他舉起一隻手。

姑娘回頭一望，看見一个身穿羊皮襖，脚穿氈靴的人，急急忙忙地向他們走來。

“我瞧了半天，心裏想：是誰站在这兒。嚇，原來是我們的主席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說。

姑娘站在自己那一堆东西旁边，顯得有幾分为难的样子。列車鳴了一声汽笛，好像扔下了一颗必須在此地發芽生根的种籽一样把她扔在月台上，緩緩地開出了車站。

旅客們仍然站在客車走道裏向窗外眺望着。坦克兵少校意味深長地說：

“每个車站都有那麼多人下車……”

“是呀……可以說：人們都在開始新的生活。”

列車消失在白雪皚皚的遠方。

穿着翻毛短大衣的、被稱為主席的人向雪橇走去。

“請問，同志，區蘇維埃離這兒很遠嗎？”姑娘追上去問道。

主席站住了。

“難道沒有人來接您嗎？”

“沒有。”

“那麼，我送您去吧。您到什麼地方去？”

“到區保健科去。”

“噢，這麼說您是醫生了。好，咱們來認識一下吧。我叫巴拉少夫·巴維爾·阿基莫維奇。‘溫泉’集體農莊的主席。”

“我叫柯沙闊娃·達吉亞娜·尼古拉耶夫娜。”

兩匹草原上的快馬繞過水塔，經過幾座菜窖，馳過一眼望不到頭的、長長的區鎮大街。這條長街，有的地方被空曠的田野分開，有的被谷地切斷。然後又是一幢幢小房接連起來，有數公里長，彷彿構成了一個有小島又有河岔的三角洲；幾座二層和三層的新建樓房錯錯落落地聳立在其中，就像幾艘大輪船碇泊在許多小舢舨中間一樣。

柯沙闊娃舒適地坐在自己的包袱上，頗感興趣地傾



听着主席和費加的談話。他們兩人好像完全忘掉了有她在旁的似的。

“咱們‘溫泉’農莊这回可走在前面了，”費加說。

“对啦……倉庫怎麼樣啦？”主席用戴着無指手套的手翻了一下擦着臉的外衣領子。

“十八号就盖成了。漂亮極了！謝苗·伊薩耶維奇已經公佈表揚建築小隊了。”

“好啊！古西哈怎麼樣了？還沒生嗎？”

“生啦。十五号那天半夜，一胎生了兩個。”

“真有兩下子！”主席讚許地說。忽然，他看見了在大道上走着的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人。那个人脚上穿着皮靴，庫班式皮帽下露着一綹蓬鬆的額髮。他推了一下費加說：“庫尔久闊夫！這麼冷的天，他一點也不在乎，你瞧他那身打扮！”

“鍛鍊出來的嘛！星期四那天，在委員會上被大夥給狠狠地整了一頓，大概到現在知覺還沒恢復過來哪。”

“因为什麼？”

“因为女人的事唄。”

“搞出事兒來了？”

“鬧出事兒來了。”

兩個人爽朗地笑起來。

一輛小汽車从一条橫街駛出來，向左拐去，緩慢地消失在远处。

“親自出馬了！”農莊主席意味深長地說。“他這是到哪兒去？”

“到農業機器站，到班達連卡那兒去，送紅旗去。”

“第一又被他們得去了……這可是最後一次啦！我在州裏已經提出了保證。”

雪橇馳過一排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房屋，經過茶館、藥鋪、區消費合作社、百貨店。有幾輛馬車和兩輛卡車停在百貨店附近，等着百貨店開門。

“咱們的车？”主席仔細地看了看，問費加。

“領汽油來啦。伊万·傑尼索維奇也到區土地科領樹種來了。”

“那你還特地來接我做什麼？那不是謝尔久克嗎？”

“是他。”

“玻璃運回去了？”

“沒有。”

“突嚕，”主席從費加手裏抓過韁繩來，沒等馬站下，就從雪橇上跳下來，向一個穿着棉襖、站在區消費合作社門前正談得起勁的人跑去。

柯沙闊娃看到主席撲到那個人的跟前去，兩個人激怒地揮舞起手來。

“把他給拴住了，”費加解釋說，“這回玻璃一定能給了。”

雪橇又在大街上奔馳。

柯沙闊娃還是像以前一樣一直坐在包袱上。忙着上班的人們，有的成羣結隊，有的單獨一個人從她面前走過。

“區執委，”費加看見一個穿着黑皮外套的、身體魁偉的男子時，簡潔地說。

一個矮小的、滿頭白髮的婦女，穿着天鵝絨的披大衣，跟一個高大魁梧的男子並肩走着。

“菲吉索瓦親自去攆區財務科搬家了。當心吧，巴拉什闊夫！”費加幸災樂禍地說。

“早就該這麼辦啦！”主席同意地說。

雪橇馳進廣場。

“啊，我差點忘記告訴你了……巴沙·庫金娜給狼撲上了，”費加忽然想起這一樁事兒來。

就好像要讓別人相信此地確實有狼出沒似的，在路上出現了一個人，身後揹着一隻被打死的狼。

“你好，狼的死神！”主席喊着，在雪橇跑着的當兒，跳了下來。

費加勒住了馬。

“你怎麼把我們‘溫泉’集體農莊給忘了？”

“你們住的實在太遠了……在市外啊。”

“這麼說你都是在市中心打狼啦？在熱鬧的大街上打啦？”

“你遞了打狼的請求書了嗎？”

“你真是個官僚主義，老兄，要是等你審查了請求書，那我們早就都給狼吃光了。”

“怎麼，狼還鬧得很兇嗎？”

“狼嘛，還有鬧得不兇的？”他忽然想起了同行的女伴，驚訝地轉身對她說：“您不是要到區保健科嗎，對吧？”

\* 她肯定地點一點頭。

“下來吧，您到了！”

隨身攜帶着很多東西的柯沙闊娃站在區保健科辦公室的走廊裏。

一個高個子青年坐在木頭長凳上，津津有味地讀着報紙上連載的長篇小說。

“區保健科科長在這兒嗎？”柯沙闊娃問他，一面把東西放在地板上。

那個人仍然看着書，一聲不響地指了指半開着的房門。高亢的談話聲從室內傳出。

柯沙闊娃猶豫地看着房門。

那個人把報紙放下了一會兒，給她出主意說：

“您進去吧。那個喬木金一來就沒有個完。”

柯沙闊娃走進辦公室。

桌旁坐着一位看樣子很嚴厲的、長着白鬍子的老头。他看着一個像是受了委屈的、用手套拍打着氈靴上

的雪的青年人。

“那麼好吧，您就留在機關裏吧，”那位長白鬍子的人說。

“這是讓我丟掉醫生的技術啊。”

“您聽見了嗎？”長白鬍子的人突然問柯沙闊娃，“讓他在這兒，他說他不願意丟掉醫生的技術！在那兒，又說缺少他工作的條件！您見過像這樣吹毛求疵的新媳婦嗎？！”他從桌旁跳起來，走到這個青年人的面前說，“我向您提一個問題：您為什麼要到這裏來？”

“不是我要到這裏來的，是把我派到這裏來的……”

“您聽我說！”長白鬍子的人激怒了。“您聽我說，敬愛的同志！……”

“州保健處派我到這兒來的，”柯沙闊娃插進來說。  
“我姓柯沙闊娃。我是醫生。”

長白鬍子的人皺着眉頭，打量了她一會兒。然後，他的臉上漸漸地露出了笑容。

“來得正湊巧，”他向她伸過手去。“很高興跟您認識。我是安德列·安德列耶維奇·庫里克。關於您要到我們這裏來的事，我已經接到通知……請坐吧，請吧。您到‘溫泉’集體農莊去工作。這位喬木金醫生在那兒工作過，他不滿意……總之，他這個人到哪兒去也不能滿意。明擺着的，他是對生活感到失望啦。”

“可是我並沒說醫院不好，”喬木金分辯着。

“就差這句話了！”庫里克激怒地喊着，然後轉身對柯沙闊娃說：“那兒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老醫生。開頭一個時期，他會幫助您的。”

“他會幫助你！”喬木金冷笑着說。

“您最好還是別說話，”庫里克對着他說了一句。“老头子那兒預防工作做得很好……總而言之，有值得學習的東西。介紹信您帶來了嗎？我們立刻給您辦手續，然後，您就可以動身了。”

“離這兒有多少公里？”柯沙闊娃問。

“三十二公里。的確，我們這兒現在交通工具還不大方便。可是從‘溫泉’農莊每天都有汽車來，他們會把您帶去的。”

“您等一等……‘溫泉’農莊嗎？我是跟‘溫泉’集體農莊主席坐一趟列車來的，就是他把我送到區保健科來的！他們的汽車到這兒領汽油來了。”

“那就太好啦。這麼說，您自己找他們一談就妥啦！您順便把斯柯沃尔佐夫也帶去吧，他也走那條路。”

“把哪個斯柯沃尔佐夫帶去？”

“秋尔金医院的外科医生。他在这兒走廊裏坐着哪。”

女清道員把头探進房門來。

“安德列·安德列耶維奇，大家都在等着您哪！”她來叫科長。

“我就來……”他對柯沙闊娃說，“我馬上就回來。”

留下和喬木金面對面坐着的柯沙闊娃開始向他打聽。

“您離開‘溫泉’農莊啦？”

“總算還走運。”

“怎麼，那兒條件很不好嗎？”

“我告訴您吧，窮鄉僻壤，簡直可怕。在您周圍連個多少有點像樣的人都見不到。那個院長啊……總之，您去呆幾天就會知道的。”

“怎麼，院長的個性很難處嗎？”柯沙闊娃的話裏帶着驚慌的音調問他。

“我用不着過早地吓唬您……您自己會知道的……”

“那我現在怎麼辦呢？”

“是啊……現在有什麼辦法，您就得去呀。總之，您這樣做當然是對的；您到那兒去，可以在那兒進行大量的實習工作。”

柯沙闊娃和斯柯沃尔佐夫在汽車的車廂裏。斯柯沃尔佐夫在專心地看着報紙。柯沙闊娃忙着往許多汽油桶的空隙中間放自己的東西。

“您坐在这个小包袱上吧，同志，”她說。“這小包袱軟和。司機同志，您那兒有沒有乾草給我鋪上一點兒？好啊，謝謝您……安置得很好，對吧？”她問自己的男

旅伴。

“太好啦，”斯柯沃尔佐夫同意她的話，便坐在小包  
袱上，繼續看他的報紙。

柯沙闊娃沈默了片刻，坐着等待開車。然後，她不  
耐煩地向司機座位那裏看去。

“我們還等誰哪？”她問。

“等波斯別洛夫……你看他跑來了……”

柯沙闊娃回頭一看，看見一個身材不怎麼高，長得  
很結實的人，急急忙忙地向他們這輛卡車跑來。他揹着  
一個口袋。

接着，傳來了稍微啞而愉快的聲音。

“你們等得不耐煩了吧。給‘星火’農莊領了兩公斤，  
給‘斯達漢諾夫運動工作者’農莊也領了兩公斤，”他把一  
口袋種籽扔進了車廂，愉快地對大家說。“你們好，旅  
伴同志們！”他用那一雙在他那風吹日晒的臉上顯得炯炯  
發光、慧敏的但不怎麼大的眼睛向車裏的人們環視了一  
下。這個人的全部外貌使柯沙闊娃感到一種巨大的內心  
力量。當他出現的時候，浮現在她腦子裏的第一個印象  
是：“主人”。

他那種愉快而興奮的心情感染了她。但是，她忽然  
想到自己的身份，臉上做出客氣而淡漠的表情。

“您好！”她用柔和的語調說着，便轉過身去了。

他也感到了她的魅力。使他高興的是在路上有可能



暢快地消磨時間了。

汽車開動了。

遼闊無邊的草原迎面掠過。在這被寂靜籠罩着的空間，一切都顯得平淡、單調得令人頭昏。

“這裏的雪可真多啊！”柯沙闊娃說。

“正相反，雪太少啦！”波斯別洛夫回答。

“依您說，需要多少？”

“比現在多三倍嘛，那就正合適了。您知道嗎，我們這裏非常缺水。您住上一個時期，就自然而然地要時常望着天空說：要是能下點兒雨嘛就好了！看您這身衣服就不適合我們這兒的寒冷氣候。咱們換一下座位吧，我坐在您那兒，替您擋着風。”

他們調換了座位，他替她擋住了向她迎面吹來的冷風。

“這樣好些了吧？您等一等，我的大皮襖放在這兒來着……”

“不要，”柯沙闊娃想拒絕。這時他一彎腰已經從油桶後邊取出一件肥大的黑皮襖，給姑娘披上了。

“這樣，風就吹不着您了吧？”

“謝謝您。不管怎麼說，你們這裏的景緻實在太單調了。”

“單調？”農藝師冷笑了一聲。“您簡直是什麼也看不見。您仔細地看看吧，同志。這是多年生牧草的原